

H
N
C

与

语言学 研究

张全 萧国政 / 主编

HNC Yu Yuyanxue Yanjiu

语言分析与处理
Yuyan Fenxi Yu Chuili

语言知识的表示与获取
Yuyan Zhiishi De Biaoshi Yu Huoque

语言学跨学科研究
Yuyanxue Kuaxueke Yanjiu

机器翻译
Jiqi Fanyì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知识创新基地语言语音及交互信息技术部
学术会议论文精选

HNC 与语言学研究

主 编:张 全 萧国政
副主编:杜燕玲 张克亮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 武 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HNC与语言学研究/张全,萧国政主编. —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10
ISBN 7-5629-1762-0

I. H…

II. ①张… ②萧…

III. HNC-语言学-研究

IV. H08

出版发行: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地 址:武昌珞狮路 122 号

邮 编:430070

印 刷: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16

印 张:24

字 数:780 千字

版 次: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 册

定 价:90.00 元

* *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HNC 与语言学研究学术会议

日 期：2001 年 4 月 8 日～10 日

地 点：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主办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知识创新基地语言语音及交互信息技术部

组织委员会

主 席：林杏光

副 主 席：汪国胜 萧国政 张 全

秘 书 长：萧国政

副秘书长：何婷婷 杜燕玲

前 言

我们非常荣幸能有机会组织编辑这部论文集。

概念层次网络(简称 HNC)理论,是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黄曾阳教授建立的面向整个自然语言理解的理论框架。自该理论诞生以来,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为了促进不同学术思想的交流,共同推进我国语言研究的繁荣,为了增进语言学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专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共同推进语言信息产业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知识创新基地语言语音及交互信息技术部”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HNC 与语言学研究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于 2001 年 4 月 8~10 日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为期 3 天。教育部语信司李宇明司长出席本次会议,并作了题为“中文信息处理的战略思考”的报告,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谷士文教授到会讲话并祝贺。本次会议到会的境内外代表共计 70 余人,分别来自 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9 个大学 and 单位,会议交流论文 60 余篇。这次会议是 HNC 理论与语言研究相结合的会议,是新世纪、也是“十五”规划制定以来我国第一次汉语语言学、哲学与自然科学交流与融合的会议。这是一次盛会,更是一次信息基础研究转化为科技成果和产品的多学科的协同学术攻关,是一次多学科、多学派的高层次学术碰撞。

本书收入的论文根据内容大体分成 7 部分:

• 语言学研究	10 篇
• HNC 理论与汉语研究	15 篇
• 语言知识的表示与获取	13 篇
• 语言分析与处理	15 篇
• 机器翻译	7 篇
• 语言学跨学科研究	4 篇
• 语言研究软件工具的设计与实现	4 篇

共计 68 篇。这些论文中既有学术大家的手笔,也有初出茅庐新手的习作。会后大多文章都作修改或较大修改。如果因有些论文未能达到您希求的境界,我们只能表示遗憾和歉意。

藉此请允许我们向大家表示我们的谢意。首先,我们要感谢各位学者专家对于 HNC 理论与技术和语言学发展的关注,为本次会议撰写学术论文;感谢各位学者专家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光临会议。其次,感谢华中师范大学的邢福义先生和中科院声学所的黄曾阳先生,是他们的学术贡献、治学思想促成了这次学术会议的成功举行。第三,感谢许许多多关注和支持本次研讨会的女士先生们和有关领导,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本次会议的召开付诸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他们是研讨会举行和本书出版的真正英雄。

编 者

2001 年 8 月

目 录

语 言 学 研 究

汉语语法现象的句管控	邢福义 (1)
小句中枢说理论价值的句型检测	李芳杰 (5)
汉语信息语法:语位和语序	鲁 川 (10)
“除”字句的表意类型与介词“除”的语言功能	萧国政 (16)
说“NP 的时候”	曾常年 (24)
关联词“再说”的篇章功能	郑贵友 (29)
“就是”与主观量	李剑锋 (34)
“是”字句然否联结的复句成分与复句格式、语义关系的互制	朱 斌 (39)
浅析“N ₁ (的)N ₂ ”偏正结构完全移位现象	雒自清 (42)
反问句的有标志形式	宋 晓 (47)

HNC 理论与汉语研究

HNC 的发展和未来	黄曾阳 (53)
HNC 与我在词语研究中的难点	林杏光 (69)
“把”字句的 HNC 阐释	杜燕玲 (72)
“给”的意义和用法	苗传江 (79)
“有”字句新探	刘智颖 (83)
“要”的 HNC 表示与用法分析	唐兴全 (87)
HNC 理论与“主谓谓语句”句法语义结构分析	张克亮 (92)
“除”字的语言学理解与 HNC 处理	郭婷婷 (98)
“对”字的语言学表述和 HNC 分析	柯 航 (102)
“为”字句的 HNC 理解和处理	贾红霞 (108)
HNC 理论下的“有”字意义和“有”字句	彭淑莉 (112)
HNC 理论与“连”字句理解	罗耀华 (118)
“比”字句的 HNC 分析与语言学思考	游 舒 (124)
“V 出来”句与 HNC 句类的 E 核决定论	李国庆 (129)
学习 HNC 对外国留学生理解汉语的帮助	陈世祥 (134)

语言知识的表示与获取

基于 HNC 理论的自然语言词汇语义的形式化描述方法	何婷婷 (137)
语句格式的形式表示	刘志文 (142)
HNC 自然语言表述模式与知识库建设	苗传江 (148)
句类知识概要	苗传江 (156)
HNC 词库的词语级别	刘志文 (164)
关于单字的 HNC 语义表达	郝惠宁 (169)
对偶性概念的个性化知识表示	李 颖 庄咏璆 (173)
HNC 词语知识库填写之句类知识部分的若干问题	薛 侃 (177)
现代汉语特征语义块的构成和分离	苗传江 (181)
从“打破”一词看 HNC 的知识表示	李 颖 (187)

HNC 语句格式表示	张克亮 (191)
HNC 理论的概念组合结构	唐兴全 (196)
现代汉语方言自然口语语料库构建的若干问题	周 磊 (200)

语言分析与处理

我看中文信息处理	周锡令 (204)
普通话孤立句的韵律结构和它的 F_0 高线和低线	林茂灿 (211)
HNC 理论在语音合成及人机对话系统中的应用	胡国平 李剑锋 王仁华 (215)
格式歧义及其消解和分解	刘 云 (220)
汉语自动分析中的若干问题与对策	侯 敏 (225)
基于数据库的现代汉语词语法特征统计研究	亢世勇 (231)
汉语省略的判定与恢复研究	王厚峰 (236)
汉语的多动词难点处理	晋耀红 (242)
HNC 句类分析的“自知之明”	晋耀红 (252)
HNC 句类分析系统	晋耀红 张 全 杜燕玲 (257)
双主语、双谓语和双宾语	刘智颖 (264)
汉语包装句蜕研究	薛 侃 (269)
数量短语的 HNC 构成及其语义块特性分析	张 全 (274)
时间概念短语初探	张 全 (281)
简明状态句句类特点浅析	张 全 (285)

机 器 翻 译

国外 MT 和 HLT	冯志伟 (289)
基于 HNC 句类分析的汉英机器翻译	李耀勇 (294)
英汉互译中的格式转换	张艳红 (302)
IHSMTS 多抽象层次实例模式特征设计及其启发式约束检索算法	陈肇雄 黄河燕 胡春玲 (308)
IHSMTS 系统中基于层次模板的双语语句词对齐方法	夏云庆 陈肇雄 黄河燕 王建德 (314)
语言自动机的建造及工作原理	
——俄罗斯学者的相关研究述评	易绵竹 杜彦平 吴占芳 (320)
概念关联层次网络	
——一种汉语篇章知识表示方法	马红妹 王 挺 陈火旺 (325)

语言学跨学科研究

HNC 理论和科学哲学的关系	黄顺基 (331)
试论 HNC 的逻辑观	
——逻辑在 HNC 理论中的地位	池毓煊 (338)
关于控制论与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的思考	张 普 (344)
中国语言学的理论思考与来自数学界的启迪	
——“提取假设说”“特色说”与“融入说”的冲突与整合	杨海明 (353)

语言研究软件工具的设计与实现

HNC 概念基元语义网络计算机编辑工具的设计与实现	韦向峰 (358)
用 UML 对 HNC 语料标注工具建模	胡胜红 (363)
HNC 符号与词汇的映射工具的设计	熊 亮 姚 娟 (368)
因特网语料采集和分析工具的设计和实现	孙雄勇 (373)

汉语语法现象的句管控

邢福义

欢迎各位先生光临华中师范大学。

会议给我确定的题目是“语法学研究的新进展及其面临的挑战”。由于这个题目已有多位学者发表了高见,见仁见智,实在不想再做文章,因此改为现在这个题目。不过,“结语和后缀”部分,也会涉及“进展”和“挑战”的话题。

今年元月,在香港“21世纪首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的全体会议上,我曾就“句管控”的问题作过一次发言。为了得到更多的学者,特别是信息学科界各位著名学者的指教,现在再一次谈谈这个问题。

一、导言

所谓“句管控”,指的是句法机制对各种语法因素的管控作用。

论说语法现象的“句管控”,目的是想强调汉语语法重句法。汉语里,小句的组词和表意,语句的联结和相依,规律的一般和特殊,方言的语法差异,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依存于特定的句法机制,都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特定的句法机制。从总体上说,汉语语法的基本面貌是为特定的句法机制所决定的。换句话讲,句法机制管控着整个汉语语法面貌的大局。

我们曾经提出并论证过“小句中枢”的观点。(见《小句中枢说》,《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所谓“小句中枢”,是说小句在汉语各类各级语法实体中占据中枢地位。汉语的各类各级语法实体共七种:(1)语素;(2)词;(3)短语;(4)小句;(5)复句;(6)句群;(7)跟特定句调相联系的句子语气。前六种是音节实体;后一种,即句子语气,是非音节实体。在这七种语法实体中,小句这种语法实体主要指单句,也包括结构上相当于或大体相当于单句的分句。在说话方式上,小句同语气相联系;在内部结构上,小句同词和短语相联系;在外部组合上,小句同复句和句群相联系。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语法实体像小句那样可以成为“联络中心”。反过来看,其他语法实体对小句都处于依附的或从属的地位。句子语气,粘附于小句;复句和句群,依赖于小句;词的语法性质,受控于小句;至于短语,照样从属于小句。短语的具体组合,为造句的具体需要所决定,绝大多数的短语都是自由短语;短语的结构类型,没有例外地为小句的结构类型所包容;短语的语义内涵,在相当大程度上都必须由小句的结构格局所显示。

如果说“小句中枢”是就小句在汉语各类各级语法实体中占据中枢地位而言,那么,“句管控”便是指小句如何在中枢地位上对汉语语法规则的方方面面发挥其管束控制的作用。

二、五个视角

我们设立五个视点,从五个视角上考察“句管控”的有关问题。

(一)第一个视角:词的语法性质

用一句话来说:词的语法性质,只有在接受了“句管控”之后,才得以落实。

同一个“要”：“我要房子”，“要”是动词；“我要买房子”，“要”是助动词；“这间房子要大一点”，“要”用在比较句域，是副词；“我要没有这间房子，可就惨了”，“要”用在假设句域，是连词。如果不进入具体的句子，无法断定它属于哪一类。

“一双鞋子”，“双”是量词；“双份礼品”，“双”是数词。这是因为它们受到了不同的句管控。王海玲有一篇小说《带一笼活鸡来特区》，其中写道：“深圳的本地人通常都有一双美目，眼皮一般都很双，且双得很美。”这里的“双”还用作了形容词。脱离了句子，恐怕想都想不到。

可见，要落实一个词的词性，最后都得看“入句”的结果。

(二)第二个视角:词语的表意和传情

还是用一句话来说:词语的表意传情,只有在接受了“句管控”之后,才得以显现。

比方“被”这个词,它的后边有时一定得出现名词语,有时可以不出现名词语,这受到句法语义格局的管控。

结合情绪的表达来看,就传统用法说,“被”字句主要表示不如意的事,但后来也表示如意的事。于是,就有了一个结论:“被”字句已经跟如意、不如意没有关系,对如意和不如意已经一视同仁。其实,这个结论掩盖了更深层的事实,不利于人们深入认识“被”字句。通过实际用例的分析,可以看到两个倾向:

第一,表示如意的,一方面谓语动词多用“提、升、选、拔”之类,另一方面谓语部分所表示的意思跟主语有必然的利弊关系。正是这种“利弊关系”,帮助人们判断如意和不如意。比如“他被降职为科长了”是不如意,“他被提升为处长了”是如意。

第二,如果谓语动词不是“提、升、选、拔”之类,如果谓语部分所表示的意思跟主语没有必然的利弊关系,那么,不用“被”时情况两可,用了“被”便是不如意的。例如:粮食卖掉了。|家具搬走了。|重要文件全烧毁了。|我们在一起校长知道了。——这里不用“被”,所说的事可能是不如意的,也可能是如意的。换句话说,可能是坏事,也可能是好事。但是,一旦加“被”:粮食被卖掉了。|家具被搬走了。|重要文件全被烧毁了。|我们在一起被校长知道了。——这样,便一定是不如意的。句子的后头全都隐含着:“糟糕!”

随意抽看方方的中篇小说《桃花灿烂》,“被”字句共 31 例,不如意 21 例,如意 3 例,情绪中性的 7 例。不管是哪种情况,要把“被”字句情绪倾向讲清楚,如果离开具体的句法规约,是根本做不到的。

(三)第三个视角:语句的联结和相依

还是用一句话来说:前后小句之间的关系,只有接受具体语篇的“句管控”,才得以确定。

仅以顺序推衍和逆序裁定来说。有的时候,从前小句到后小句,其含义一般是顺序推衍的。例如:“他留下来了,大家都很高兴。”这是因果性顺序推衍。“他留下来了,但小松没有留。”这是转折性顺序推衍。不管后小句如何变化,前小句的含义都是词面含义。

有的时候,从前小句到后小句,其语义是逆序裁定的。就是说,后小句反过来裁定前小句的含义,使前小句改变其词面含义。例如:“他留下来了,小张哪敢这么闹?”这是假设性逆序裁定。由于后小句的逆裁,前一例的前小句“他留下来了”不再是词面含义,而是其反义:他实际上没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语句含义的理解需要在脑子里迅速调整,通过逆序裁定来把握。

十分明显,顺序推衍与逆序裁定,特别是逆序裁定,涉及语言片段与语言片段的句间联结与相依,它们理所当然地受到明确的“句管控”,更不待言。

(四)第四个视角:规律的一般和特殊

还是用一句话来说:一般规律和特殊现象并存,各自存在的条件只有在“句管控”中才得以区别。

比如,观察动词重叠形式和否定词能否同现的现象,可以知道:

第一,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说,有的双音动词可以重叠成 ABAB 或 AABB。比如“挑拣”,可以重叠成“挑拣挑拣”,这是 ABAB;也可以重叠成“挑挑拣拣”,这是 AABB。这两种重叠形式,在跟“不”的组合上表现出明显的对立:ABAB 前边不能加“不”,“挑拣挑拣”不能说成“不挑拣挑拣”;AABB 前边可以加“不”,“挑挑拣拣”可以说成“不挑挑拣拣”。

第二,动词的 ABAB 重叠式在一般情况下排斥“不”,但在特殊情况下又可以接纳“不”,跟“不”组合。比如,在是非问和特指问句子中:“难道你就不挑拣挑拣了吗?你为什么~~不挑拣挑拣~~呢?”又如,在“如果……”假设句中:“如果~~不挑拣挑拣~~,恐怕很难保证种子的质量。”再如,在用“也不……”构成的带埋怨语气的感叹句中:“你们真粗心,也~~不挑拣挑拣~~!”再如,在用“不……就……”构成的连锁式句子中:“我后悔~~不挑拣挑拣~~就抱回来。”

诚然,说“不挑拣挑拣”之类站不住,这是就一般性的“句管控”而言,而说这类现象在某些条件下又能成立,便是注意到特殊性的句管控在起作用了。大量事实表明:“句管控”包容了从一般到特殊的全部规律。越是特殊的现象及其规律,管控越严,要求越具体。

(五)第五个视角:方言和普通话

还是用一句话来说:普通话和方言的语法差异,只有通过“句管控”的分析,才能够弄清楚。

把视线投向“整体汉语”,在同普通话的比较中观察方言事实,可以进一步看到,“句管控”决定了普通话和方言的语法差异,因而也决定了现代汉语语法的整体面貌。举三个方面的例子。

1. 相同的词面,不同的配置,于是形成差异。比如:

普通话:“还你十块钱。”|南方许多方言:“还十块钱你。”

普通话:“你先走,他后走。”|柳州方言:“你走先,他走后。”

普通话:“天很冷了。”|徐州方言:“天冷很了。”

普通话:“你喝茶。”|西宁方言:“你茶喝。”

普通话:“他不按时上班。”|西宁方言:“他按时不上班。”

学者们根据普通话,提出右向否定的原则,西宁方言的“他按时不上班”却是左向否定的。这在西宁话里不是孤立的现象。如:“不快点走不行”,西宁方言说“快点不走不行”。银川方言里也有同类现象。

2. 同一个形式,占据不同位置,于是形成差异。

比如“连”字:普通话说“连一点事也不做”,“连”字用在名词结构“一点事”前边,长沙方言却说“连不做一点事”,“连”字用到动词结构“不做……”的前边。又如“把”字:柳州方言说“把桂林来”,表示从桂林来的意思,说“把北京为止”,表示到北京为止的意思。柳州方言中的“把”字句不同于普通话中的“把”字句。再如“有”字:厦门方言说“伊有在做作业。”普通话里,“有”不会跟时态副词“在”同现。

3. 用特殊手段,组造特殊格局,于是形成差异。

比如,普通话说“等到天亮”“歇到店里”,萍乡方言说“等到到天光”“歇到在店里”。普通话里,没有“到到”或“到在”同时出现的现象。

又如,普通话说“这件上衣缩水不缩水?”于都方言却说:这件衫缩⁵缩水?(V⁵V)。于都方言是用叠用方式,加上声调手段,表达正反选择问的内容。前V读入声[ʔ]5短调。

五彩缤纷的方言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和证明,普通话和方言的语法差异,就在于它们接受了不同格局的句法配置。我们已经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小句中枢说的方言实证》,发表在《方言》2000年第4期,一篇是《小句中枢说的方言续证》,发表在《研究研究》2001年第1期。这两篇文章里举出了很多方言事实,可以参看。

总而言之,词的语法性质,只有在接受了“句管控”之后,才得以落实;词语的表意传情,只有在接受了“句管控”之后,才得以显现;前后小句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接受了具体语篇的“句管控”之后,才得以确定;一般规律和特殊现象并存,各自存在的条件只有在“句管控”中才得以区别;普通话和方言的语法差异,只有通过“句管控”的分析,才能够弄清楚。正因如此,我们说:句法机制在管控着整个汉语语法面貌的大局。

三、句法管控和句域管控

“句管控”包括“句法管控”和“句域管控”。

所谓“句法管控”,是指语词组合配置受到句法规则的管束和制约,涉及的是具体语言片段的句法语义格局。描述语法现象的句法管控,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准确而全面。不然,就可能导致仓促结论。“出品”一词,有文章说它是地地道道的名词,跟动词无关。因为,“出品”在功能和分布上跟“出版”之类动词明显不同。如:可以说“不出版|出版没有|已经出版(了)|出版(了/过)许多书|出不出出版”,但是不能说“不出品|出品没有|已经出品了|出品(了/过)许多书|出不出品”。问题在于,符合“不X、X没有、已经X了……”这套格式的,固然一定是动词,但是,不符合这套格式的,不一定不是动词。比如“起源”,“起源于汉代”中的“起源”肯定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或动词结构,但不能说“不起源|起源没有|已经起源了……”;再如“出落”,“半年没见,小妞儿出落得更漂亮了”中的“出落”肯定不是名词而是动词,但不能说“不出落|出落没有|已经出落了……”。事实上,上述这套格式对于动词来说是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误把充分条件当作必要条件来使用,结论就不可靠了。

“句域管控”,是指不同句法领域对语法事实的管束和制约,涉及的是具体语言片段的动态语境。对于语法现象的句域管控,最基本的要求是:顾及句域的多样性,考虑句域的可变性,不采取僵化的态度。不然,也可能导致仓促结论。特别应该注意:一种说法,可能属于常规说法,也可能属于变异说法。比如,“吃食堂”可以成立,“吃教室”能不能成立?如果这么说:“那时候,我无处可去,又患着重病。恰好学校停课,几个学生娃子就帮我住进了教室。差不多整整两年,我都睡教室,吃教室。”显然,在这样的句域背景下,“吃教室”是可以成立的。再比如,学者们讲动词和名词之间制约关系的“配价模式”,讲突破了动名制约关系的“广义配价模式”,都十分有用。但是,如果注重“句域管控”,会更全面,因而会更有用。举例说:如果根据词典的常规性解释,作出这样的判断:只能说“插进去”、“掏出来”,绝对不能说“插出来”、“掏进去”。这就会使结论不能全面

覆盖灵活多变的语言事实。实际上,在特定的语法境域中,或者说在特定的句域管控中,这种说法不一定不能成立。比方:甲在门外,乙在门内。甲对乙说:“门上有个小洞,你把电线往外插,看看能不能插出来!”这时,“插出来”可以成立。又比方:甲在洞外,乙在洞里,甲对乙说:“你用力往外推!推不出来就往里掏,看看能不能掏进去!”这时,“掏进去”可以成立。

“句法管控”和“句域管控”二者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当说“句法管控”的时候,是偏重于强调法则,并不排斥必须在特定的句域之中;当说“句域管控”的时候,是偏重于强调语境,并不排斥必须遵循特定的法则。“句法管控”也好,“句域管控”也好,它们是从不同角度启示我们:观察、描写和解释语法事实时,不可离句。汉语语法,只有在语言片段入句之后,在动态的句管控中,才能充分展示各方面的规则。离开句子,就事论事,很难作出准确而全面的描写和解释。

四、结语和后缀

第一,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里,汉语语法研究中响起了多种声音,这是一种发展,一种进步。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学者们尽管各有不同的着眼点,表明了各自不同的学术主张,但都注意到了句法语义问题的重要性。笔者赞同邵敬敏的判断:“对句法语义的多角度研究必将成为 21 世纪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八十到九十年代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世界汉语教学》1988 年第 4 期)个人以为,研究汉语语法,深化句法语义的研究,必须下大力气多层次多侧面地揭示“句管控”的原则和规律。

第二,21 世纪已经到来,汉语语法研究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理所当然地成了热门话题。无疑,汉语语法研究面临的是两大挑战:一是理论上的挑战,二是应用上的挑战。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这两大挑战最终都得接受事实的检验。经受不住事实检验的理论,不是好理论;通不过事实检验关口的应用,不是成功的应用。因此,在回答这两大挑战的同时,还是得强调:深入研究事实!

第三,21 世纪的汉语语法研究,必须跟国际接轨。但是,怎样才是跟国际接轨,怎样才能跟国际接轨,恐怕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有一种观点,不同意提研究汉语特点,认为要跟国际接轨,就必须着力于语言共性的探索,努力于了解别人已经建立的框架。诚然,语言有特性,也有共性,要建立能够全面解释全人类语言的普通语言学,就必须研究语言的共性,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同样毫无疑义的是,语言共性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各种语言的特性具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在人们仅仅对甲种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据此建立了理论框架,而对乙种、丙种语言的面目还处于模糊状态的时候,强调不要研究乙种、丙种语言的特性,那么,就只能总是以甲种语言的理论框架为框架,总是跟在甲种语言的研究后边亦步亦趋。其结果,不可能真正认识语言的共性。打个比方,东北虎和华南虎都是虎,当然具有共性。但是,仅仅研究东北虎的特点,绝对不能代替对华南虎特点的研究,更不能代替对新发现的虎种的研究。中国人的汉语语法学,应该有自己的声音。要真正做到跟国际接轨,语言共性和汉语特性的研究都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必须处理好。

第四,学术研究中,应该提倡有学派意识。学派意识的发展,会有助于一门学科的成熟。另一方面,学术研究中,应该提倡涵容、包容和宽容。能涵容不同的观点,能包容不同说法的长处,对不同意见能采取宽容的态度,认真考虑不同说法的合理性。一花独放,绝对打扮不出一个春天!

第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与融合,是 21 世纪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我们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语言学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改变传统上纯人文的状况,向理工交叉方向发展,重视跟信息学科的联姻,努力造就语言研究中的两栖人。为此,我们特别重视向信息学科界同仁学习,特别重视跟信息学科界同仁的合作。

请各位先生多多帮助我们。谢谢!

小句中枢说理论价值的句型检测

李芳杰

(武汉大学留学生教育学院)

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先生(1998)曾经指出:“句子类型的研究,是语法研究中重大的课题之一。研究任何一种语言的语法,分析它的语法单位、语法结构或各种语法现象,其终极目的,就是建立该语言句子类型的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语法理论的价值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检测是句型,即看其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构建科学的完整的句型系统的需要。近年来,汉语语法本位理论多元化,哪种理论更切合汉语语法实际,从句型角度会看得更为清楚。笔者以为,邢福义先生的小句中枢说是对学界关于词组和小句认识的引发,富有创意,能经受句型研究和教学的检验,也将推动其继续深入发展,比较切合汉语语法实际,理论价值值得重视和研究。

小句中枢说,继承词组本位关于句子与词组构造规则基本一致的观点,但有值得注意继承词组本位关于句子与词组构造规则基本一致的观点,但有值得注意的突破。作者提出小句三律,其包容律认为:“小句,除了包容短语所具备的种种结构,还带有‘句子特有因素’。”并将句子特有因素概括为五种:句子语气、复句关系词语、语用成分、成分逆置现象、成分共用法所造成的特殊状况。(邢福义,1995)这是很重要的。有了句子特有因素即超句法结构因素,小句有别于词组,高于词组,给句型研究和教学拓宽视野、走出新路提供的启示和条件也多于词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句型系统基本上是根据句法结构的格局即句法成分的配置构拟出来的,突出了句法结构载体之一的词组的地位,基本上不怎么考虑句子特有因素。胡裕树先生(1987)说过:“表示语气的成分对句型不发生影响。”吕叔湘先生(1979)曾指出,按直接成分分析法分析句子,是只管句子本身,而不管“挂在句子身上的‘零碎’,包括连词和其他关联词语,评注性的词语,语助词,以及叹词、呼语等”。

然而,几乎是在这种句型系统及其理论产生的同时,汉语语法中的特定句型或句式的研究就突破了不管语气成分的框框,最典型的是引入表示确定、祈使语气的语气词“了”,使句型或句式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下面就以几篇带语气词“了”的句式研究论文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1. 《说“NP了”句式》(邢福义,1984)

该文认为,一个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带上“了”,可以构成一个分句,跟别的分句合成复句;也可以作单句,例如:

(1)大姑娘了,要注意整洁。^[1]

(2)六十岁的人了,看上去却只有五十岁左右。

(3)苏南惊奇地问:“你们认识?”马长风笑笑说:“老同学,老朋友了。”

“NP了”前加副词“都”,派生出“都NP了”句式,表示说话人略带不满的情绪:

(4)连家信也写不好,都中学生了。

有些名词性词组在一定场合可以直接作分句,如:“一阵铃声,上课了。”^[2]但像“大姑娘,中学生,六十岁的人”这类具有[+推移性]语义特征的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如果不带语气词“了”,不可能作分句,所以邢文一语中的地指出:“NP了”成为分句的关键是“了”。作者在句式研究中引入句子特有因素“了”,从而构拟出“NP了”这一新的句式,并揭示出了一类名词所具有的[+推移性]语义特征。

[1] 本文所用例句,大都引自所评文献,有的略作变动,不一一注明。

[2] 邢福义《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中国语文》1979年第1期。

2. 《“VA了”述补结构分析》(陆俭明,1990)

该文分析了“VA了”所代表的两种语法意义:

- (1)凉干了 (2)挖浅了 (3)挖深了

例(1)表示(a)某种结果的实现,例(2)表示(b)某种预期结果的偏离,例(3)兼表(a)(b)两义。

陆先生的分析是精到的。本文想说的是,“VA了”能产生(b)种意义全在于“了”,拿掉它,例(2)“挖浅”站不住,即令勉强承认能用作祈使句:“挖浅!”它表示的也不是(b)义,而是(a)义。例(3)“挖深了”不用“了”也只表示(a)义,无(b)义。这在下面的祈使句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1')凉干! 凉干点儿!

(2')挖浅! 挖浅点儿!

(3')挖深! 挖深点儿!

三例都表示“某种结果的实现”,没有了“了”,也就失去了“结果偏离义”。

陆先生(1989)还分析过“V来了”的三种语法关系和两种构造层次:

A. 述宾关系,如:以为/来了 同意来/了

B. 述补关系,如:走来/了 搬来/了

C. 连动关系,如:玩儿来/了 休息/来了

文中还提到一个歧义句:“同意卖了”,有两种分析,一是“同意卖/了”,表示“原先不同意卖,后来同意卖了”;二是“同意/卖了”,即同意卖掉。不只是“卖”,凡含[+去除]语义特征的动词(如:拆、扔、砍、抹、烧、删、摘、撕)做“同意”的宾语,都有两个意思。

“V来了”有三种语法关系,两种构造层次,“同意+V[+去除]+了”有歧义,除了陆先生指出的,“与出现在这一格式里的动词所具备的复杂的语义特征”有关外,还跟语气词“了”有关。拿掉“了”,“V来”的语法结构只有两种:述宾(同意来)和述补(搬来),构造层次只有一种;有的在普通话里还不大能说(如:以为来|休息来);“同意+V[+去除]”也就只有一个意思,并且与有“了”时的两个意思都不一样,比较:

同意拆——同意拆了

“同意拆”只表示同意“拆”这种行为;“同意拆了”表示同意“拆”这种行为及其结果,即“拆掉”,还表示“原来不同意拆,现在同意拆”。由此可见,语气词“了”在句式构成和分析中的地位非同寻常。

3. 《谈“不了”》(萧国政,1985)

该文认为“不了”是口语句式,与独词句“不”比较,有两个特点。一是其后续句着眼于客观不容,而非主观不愿。例如:

(1)你们喝点水吧!不(×不了),不喝你的水。

(2)你们喝点水吧!不了(×不),已经喝好了。

“不喝你的水”是主观的,不能与“不了”配搭;“已经喝好了”是客观的,表示“不了”的客观原因,因此能与之配搭。

二是其先行句必须是表示对“不了”的主动者来说有所得的内容。比较:

(3)A:你吃了饭再走。 B:不了!

(4)A:你干完活再走。 B:×不了!

萧先生的分析符合语言实际。可以进一步探讨的是,为什么“不”带上语气词“了”后就是着眼于客观不容,非主观不愿;就只能是否定于已有的事?从语言角度看,语气词“了”表示变化,用在“不”之后,暗含否定之前对对方好意有所认可,即先领情,然后才表示拒绝,如果需要的话,还在“不了”后申述客观原因。这样“不了”前含领情之意,后有客观缘由申述,前后相融,大大淡化了“不了”否定的主观意愿色彩,易于为对方所接受,这是一种典型的婉转表达方式,符合汉民族交际的心理特点。萧先生称之为“辞谢”是很贴切的。

4. 句型模式描写主要有如下三种方式:

A:成分符号式。如:主动宾 SVO N₁VN₂

B:符号词语式。如:S+把N+VP S+被N+VP

C:词语空位式。如:要……了 是……的

对外汉语教材越来越多地采用B、C两种方式构拟句型/句式,更把词语空位式作为深化、细化、实用化句型/句式的重要手段。这不足为奇,因为它有特定词语作框架,便于讲授识记;留有空位,利于启发学生思

考类推,而不是简单地模仿。比如下列句子:

(1)张信不踢足球了。

(2)贝克不在武汉了。

(3)孩子不想留学了。

按成分符号式,三例句型模式为:A. 主+状+动+宾

按符号词语式,三例句型模式为:B. S+不+V+O

按词语空位式,三例句型模式可以是:C. 不……了

A、B二式概括,但不免过于抽象;C式有特定词“不”、“了”和空位,既标示了句型框架,又提示了句型意义:叙述一个曾经持续的行为、状态已经结束,或某种想法已经终止(温云水,1999)。

充当句型框架的特定词,通常是虚词,而语气词“了”的句型功能十分活跃,更是值得挖掘。对外汉语教师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不少教材设计了下列“了”字句式:

要……了	太……了
V遍了	可……了
形容词+多了	别……了
该……了	不……了

近来有同仁主张,初级阶段教学语法大纲应以句型为单位来进行排序,以助词“了”作为分界线,划分“了”前语法项目和“了”后语法项目。(杨寄洲,2000)这一语法教学思路,把句尾“了”置于中心位置,是饶有新意的。

二

邢福义先生(1995)指出:“从小句跟更大的语法单位的联系来看,小句的联结是复句和句群的构成基础。”“‘小句分句化’……使分句带有不同于单句的特点”,句子集群化,使“句子集结成群共同接受群体关系的制约”。

语法学界对复句、句群的研究尚欠重视,有待加强。小句中枢说揭示小句在语法系统中的中枢地位,从而把它的左邻右舍词组和复句置于等距离的关系之中,使语法研究的注意点延伸到复句,外延则扩展到句群。

小句与复句、句群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互控互动关系。小句串联是复句、句群形成的动力和基础;复句、句群构成一个大的话语框架,框架所产生的约束力和引力,反作用于小句,使小句分句化、集群化,生发出单句层面不可能有的新的特点,特别是在语义和语用两个方面。

如果我们注意到这点,句型的研究和教学就不会局限于单句,而应该伸展到复句,乃至句群的框架里去。只有在这种约束力大、引力更大的话语框架所形成的语义关系和语用关系中,一个句型的特点尤其是用法特点才能充分而完整地展现出来。在语法教学中,对一个句型或句式,首先在单句层面讲清楚它的结构、意义和初步用法,作为单句,学生大体会用了;进而把它放在复句或句群里,讲清楚其分句化集群化之后所产生的结构、意义和用法特点,作为分句,学生也会用了。一个句型,学生既能正确地用作单句,又能得体地用作分句,如此才算真正掌握了,才算真正运用自如了。汉语多流水句,句型用作分句的几率一般高于用作单句,因此,就语言运用必须从正确向得体升华而言,更应该重视作分句的研究和教学,虽然作单句的研究和教学是前提和基础。下文就以“把”字句、“是”字句为例分析这个问题。

1. “把”字句(张旺熹,1991)

该句型是语法研究和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的重点、难点。前辈时贤就“把”字句问题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论著,但研究通常是在单句层面进行。“把”字句的教学也详于句法结构,略于句法意义,一般不涉及语义结构和语用功能。因此,留学生照样说出“把饺子吃在五道口”一类的病句。近年来,有些学者重视从语义角度研究“把”字句,取得不少成果;如能引入教学,将提高留学生使用“把”字句的正确率。不过,这仍然没有跳出单句框框而融入复句或句群框架。这固然能够教会学生正确地“蹦”出一个个“把”字句,却不能让他们得体地在语流中“流”出“把”字句。如果我们把“把”字句作为一个小句来研究,那么,去掉“句子特有因素”,它就是“把”字词组;与其他小句串成复句或句群,它就是“把”字分句,“把”字始发句、后续句、收尾句等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把”字小句为中心的向两头延伸的“把”字结构层级系列:

“把”字词组←“把”字小句→“把”字分句/“把”字始发句/……

把“把”字句放在这个系列中进行研究,“把”字句的结构特点,特别是在话语中的语义、语用特点就能得到系统的揭示。综观“把”字句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比较薄弱的恰恰是话语中的“把”字句的研究,张旺熹先生(1991)的研究弥补了这个缺憾。

根据张先生的研究,“把”字句用作分句的比例比用作单句大。有其参与组成的复句的语义关系主要有三类:

A. 句子(原因)+把字句(手段)+句子(目的)。如:

董都府也是出于一时的感激,他就把他穿戴的衣服冠带也脱下,留赠给左贤王。

B. 句子(原因)+把字句(结果)。如:

那两个家伙果然要砸门,咣!咣!咣的几家伙,把门砸开。

C. 把字句(手段)+句子(目的)。如:

有时出差,一定把马背扫得干干净净,把马垫子备得平平贴贴,生怕打背。

以上语义关系分析表明,“把”字句在语段中的“语义核心是表达与目的意义紧密相关的语义内容”,因此,在单句层面教完“把”字句的成句条件之后,就应以复句为例,讲清楚“把”字句作分句的语义内涵和语用功能。这样,学生就知道什么时候用“我开汽车到语言学院”,什么时候用“我把汽车开到语言学院”。如果要表示为了某种目的,就用“把”字句:“我把汽车开到语言学院门口,接一个朋友。”

2. “是”字句(朱斌,2000)

在对外汉语教材中,“是”字句通常指不带语气词“的”的“是+NP”句式,是最常用,也是汉语教材中最早出现的句式之一;但大多数教材不讲它,有的讲也极简略,编者大概觉得“是”字句太容易掌握了。这是由于教学思路局限于单句,“是”字句的肯定形式又比较简单所致。然而,《新汉语教程》第一课就出现了肯定式和否定式连用的两个有趣的复句。

(1)我不是Feng老师,我是Féng老师。(课文)

(2)我是Féng老师,不是Feng老师。(练习)

例(1)后分句重现主语“我”,例(2)省略了,这是得体的;换过来,就不那么顺畅了。这种关系到表达是否得体的语法现象在复句中经常出现,不可忽视。

“是”字句的肯定式和否定式连用有两种排列顺序:一是然否序:“是……,不是……”,二是否然序:“不是……,是……”。根据朱斌先生(2000)的研究,两序的使用频率、结构形式、表意功能等都有细微差别,否然序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然否序,大约为4:1。对外汉语教材课文中开始出的通常是是否然序,这是可取的。汉语主语常常省略。否然序和然否序第一个分句主语都必须出现,这是两种序式的相同之处。但第二个分句的主语是否省略,两种序式很不一样,否然序式倾向于主语重现,而然否序式倾向于省略,如上举《新汉语教程》二例。从此二例可以看到,无论是否然序还是然否序,肯定式“是”字句的主语都没有省略,这是由于句意重心始终在肯定式上,而承担表意重心的分句一般倾向于用完整句,不用省略句。

上述研究成果应该吸收到“是”字句教学中来,打破只在单句层面讲“是”字句的老框框,放到复句中去,让学生掌握“不是……,是……”和“是……,不是……”两种句式。邢先生在论述小句联结律时指出,小句分句化后带有不同于单句的特点。因此,所谓“是”字句的用法,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作单句的用法,二是作分句的用法,前者不能取代后者,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三

小句在汉语语法体系和语法研究中的地位问题,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里已有所论及,本文概括为以下三点,简称“小句三论”:

(1)语素和小句是汉语语法的基本单位。

(2)汉语多流水句,用小句做基本单位,适应汉语的情况。

(3)小句有独立的小句(=句子)和非独立的小句(=分句)。

吕先生的“小句三论”是富有启发性的,但有待引发。邢福义先生全面考察了小句在汉语语法系统中的地位,发现小句具备最为齐全的语法因素,与其他语法实体都有直接联系,并为它们所从属或依托,因此,小句在语法系统中居于中枢地位。邢先生进一步分析小句的形成因素,小句与左邻(短语和词)右舍(复句和句

群)的关系,提出小句有三律(成活律、包容律、联结律)的论断。从小句三论到小句中枢、小句三律,对小句的认识就由初始走向完备,逐渐深化,理论化。我们在前面谈到小句中枢说是对词组本位理论的继承和突破,现在我们又可以说,小句中枢说是对小句三论的引发和发展,无论是突破还是发展,其核心是创新。小句中枢说是富有创意的理论,其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值得研究。

参考文献

- 1 胡裕树. 汉语的句子类型·序(范晓主编). 书海出版社, 1998
- 2 胡裕树. 现代汉语(增订本).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7
- 3 李芳杰. 句型主体论.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9(4)
- 4 李宇明. 论带“了”的三种“(N)A点”结构. 语法求索.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5 林杏光. 汉语句型. 中国国际出版社, 1990
- 6 陆俭明. “V来了”试析. 中国语文, 1989(3)
- 7 陆俭明. “VA了”述补结构分析. 汉语学习, 1990(1)
- 8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商务印书馆, 1979
- 9 温云水. 现代汉语句型与对外汉语句型教学. 世界汉语教学, 1999(3)
- 10 萧国政. 谈“不了”.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85(1)
- 11 邢福义. 说“NP了”句式. 语文研究, 1984(3)
- 12 邢福义. 小句中枢说. 中国语文, 1995
- 13 杨寄. 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语法项目的排序问题.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0(3)
- 14 张旺熹. “把字结构”的语义及其语用分析.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1(3)
- 15 郑远汉. 关于句子的研究问题. 语言文字应用, 1994(3)
- 16 朱斌. “是”字句的然否对照和否然对照的不对称性. 湖北省语言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 2000
- 17 朱德熙. 语法答问. 商务印书馆, 1985

汉语信息语法：语位和语序

鲁 川

(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语言科学在新世纪将有更大的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就是知识。语言是知识的编码系统。知识的表达、传播、储存、继承、创新都要通过语言来实现。因而,语言将受到多学科专家们的高度重视并将得到全方位的深入研究。电脑从“数据处理机”发展为“知识处理机”,首先要摹拟人脑的语言编码机制,具有对自然语言的理解和生成能力,才有可能进行“知识处理”。所以迫切要求大力发展研究人脑语言编码机制的“认知语言学”。

知识经济时代将实现“经济全球化”。频繁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导致了蓬勃发展的“第二语言教学”,在我国是对外汉语教学和外语教学。并有大量的急迫的翻译任务呼唤着高质量的“机器翻译”。这二者都要求对不同的语种进行对比研究。不同的民族语言凝聚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语言的对比必然要涉及文化的对比。所以迫切要求大力发展研究各个民族的文化对比和语言对比的“对比语言学”。

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是信息产业,畅销产品是知识产品。生产知识产品必须依靠先进的语言科学技术。所以,语言科学技术也就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生产力”。研制语言产品和发展语言产业依靠语言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这迫切要求大力发展直接为电脑语言信息处理服务的,也就是为信息产业服务的“计算语言学”。

在新世纪里,学者们认识到应该把这三个学科紧密结合起来,使之互相渗透、相辅相成,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于是,将“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这三门学科融为一体的交叉科学“信息语言学”(informatic linguistics)就应运而生了。

“信息语言学”研究人脑信息处理和电脑信息处理的共通规律和特殊规律,也研究由各民族的文化影响所造成的各种民族语言的共通性和特殊性。在我国,信息语言学应该立足于汉语特点,重视悠久的中华文化对汉语的影响,并且注重汉语跟英语的对比。

新世纪将是生物科学取得更大突破的世纪。生物科学所选择的突破点,是生物的“基因”,选择的突破方法是用信息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基因的“排序”。研究基因编码机制的生物学家已经查明:不同的 DNA 的差异在于所含的四种碱基(A、C、G、T)有不同的“排序”。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就可全面测定三十亿个碱基对的排序。跟这种突破相适应,诞生了新兴的“信息生物学”。

“信息生物学”给予“信息语言学”两点极有价值的启示:①要寻找“基元单位”;②要在较大的组合中探索基元单位的“排序”。

我们正在编写的《现代汉语信息语法》(清华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是用“信息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现代汉语的语法书。它的主要内容就是①要确定汉语的“基元单位”,②要在各级语言组合中构建汉语的“语序模式”。

我们所确定的汉语基元单位是“语位”(grammeme)。以“语位”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我们构建了汉语各级语言组合中的“语序模式”(sequence frame)。

我们的工作都是在前辈和时贤的启发下进行的,其中也包括 HNC 的理论给我们的启发。但是由于自身水平的限制,我们的工作还很不成熟,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1 汉语的基元单位是“语位”

1.1 汉语的“语位”是“音、形、意”三位一体的语言单位

汉语的根本特点是“每个单音节都表意”。